

我們看「解釋分」：

【已說立義分。次說解釋分。】

『解釋』就是解釋『立義』裡面所講的，一心、二門、三大。這是一切大乘經的義理，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入大乘法的一把鑰匙來看。我們對於一心、二門、三大，如果確實是體認通達了，佛法的大義就可以能掌握到了。前面跟諸位說的，無論修學什麼法門，都不會走錯方向，不會走入歧途。由此可知，這部論在修學過程當中它的重要性。

【解釋分有三種。云何為三。一者顯示正義。二者對治邪執。三者分別發趣道相。】

這個解釋分為三科，這三科的名稱先在此地標示出來，向下先略說，後廣說。『顯示正義』，「正」就是正確，如實的義理稱之為「正義」，就是指「立義分」中一心、二門、三大之義，首先要把這個義理要說出來，這是教義與教理的說明。第二分是講『對治邪執』，一切的執著總不外乎一個是我執，一個是法執；換句話說，我法二執是一切邪執的根本。因此，我們要想破除邪執，也不是個容易事情，為什麼？幾個人做到了無我？這無我，邪執才可以說去了一半，還有一半，像阿羅漢、辟支佛到無我。但是，他還有法執，在大乘法裡面還把他們看作外道，把他們看作魔。由此可知，我們自己一定要曉得，自己許多知見執著都是不正確的，能明白這點，這就是覺悟，不覺就是迷，學佛大前提就是破迷開悟。

所以我們先要曉得，什麼是迷、什麼是悟，曉得就是覺，不曉得就是迷。這一看經、一聽講似乎曉得了，可是經本一合起來又忘

掉了，可見得我們這個迷執習氣太深。真正講修行，在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提高警覺心。我們仔細去思惟、去推敲，你想想一切見解、一切的執著，是不是從我、法這兩個根本生的？如果沒有我、法，那你這個心就像明鏡一樣，真正是本來無一物，一切的執著都沒有了。本《論》也就是從根本上要對治人我執與法我執，這兩種根本上的錯誤，所以我們要修行，不破我執怎麼行？破我執當然不是容易事情，因為我執破了就證阿羅漢果。

可是總得有一個下手的方便，這個下手的方便，就是什麼事情不要掛在心裡，心裡面常常有牽掛，執著就破不掉，事情過去了就乾乾淨淨。換句話說，無論什麼事情都要把它看淡，不要太認真，煩惱就輕了；愈是看得重，得失就愈重，煩惱也就愈重。如果真的有得失，真有這回事情，你看得重是應該的。什麼都是假的。假到什麼程度？連身心都是假的，這是講到根本。《心經》裡面，一開頭就給你說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我們這個身體是色大，這五蘊裡面的色蘊，我們的心理就受想行識這四蘊。一切有情眾生身是五蘊和合而有，五蘊皆空，覓身心了不可得。所以佛法都是在根本上下手，教你從根本上覺悟，那真是一悟一切悟，是一了百了，就能夠入佛知見，就能夠證得真正的解脫自在。這是解釋裡頭第二大分。

末後一分，『分別發趣道相』。它這三科是有次第的，為什麼？這個義理不明，執著去不掉。為什麼？迷，義理明白了就覺悟了，曉得執著是錯誤。真正知道萬法皆空，萬法皆如，這個道理真正明白了執著才會去掉；理路不明，沒有辦法，怎麼說也是枉然，還是生分別，還是生執著。執著破了之後，這就可以辨別諸佛菩薩所證之道了，這就是講的「發趣道相」。發是發起，趣是趣向，道就是菩提大道，菩提大道翻成中國意思是覺道，念念都是覺而不迷，這是說明諸菩薩發心修行趣向菩提涅槃的大道。講到這個道是通因

通果，在因地裡面講初發心，初發心就是發的菩提心，初發心，果就是如來果地上的菩提涅槃。所以道是從因至果的，也就是本《論》裡面所講的大乘法，大乘法就是菩提道。

菩提心要發起也是不容易，為什麼？菩提心是覺心。我們說發菩提心，實際上我們迷而不覺，不但在世間一切法裡頭不覺，我們就連發菩提心也不覺。我們用什麼心來發菩提心？用第六意識來發菩提心，所以這菩提心還是迷而不覺，不是真的菩提心，有名無實。真正的菩提心是離心意識；換句話說，我、法二執都沒有了，菩提心就發起了。如其不然的話，小乘人已經斷見思煩惱，已經破人我執了，他不叫發菩提心，小乘人沒有菩提心。為什麼沒有菩提心？他還有法執。由此可知，我們是人、法二執都具足，菩提心從哪裡來？所以這個地方千萬不能夠誤會，必須二執斷了，菩提心才現前。所以菩提心，在大乘法裡面講菩提心什麼時候有？十信心滿，十信心滿入初住位，菩提心現前。

因此，十住菩薩就是修的菩提心，菩提心裡面的直心。《華嚴》講得很清楚，十行菩薩修深心，十迴向菩薩修大悲心。由此可知，三賢三十個位次修的什麼？修的菩提心。菩提心圓滿了，這登地，這是初地菩薩。所以像這些境界都要清清楚楚，一點都不能含糊，好比我們旅行，這個路我們從來沒走過，必須先從地圖上聽過來人講解，一切情況都很熟悉，到達什麼地方，自己心裡明瞭現在到什麼地方，這個才叫做覺道，才不迷。我們學佛頂重要的是自己，不要去看看別人到了什麼程度，別人怎麼個修學，那叫做心外求法，這個心向外境去攀緣，這是錯誤的。佛法稱為內學，總得要回光返照，常常照自己就是覺悟，曉得自己在五十二個位次上，現在居在哪個地位哪個階段，這個很要緊，我們才知道如何去精進。

前面跟諸位說，於大乘法信心堅固，不為外境所轉了，這是十

信位裡頭的初信，我們現在所要求的就求這個位子。我們信自己有能力來修學信這個法門，信老師的指導，堅定而不改變，這是得初信，以這個為基礎才能夠向上增進。今天喜歡這個法門，明天又去搞別的法門，這就是連初信都沒有。由此可知，建立初信就不容易。在一切境界裡再也不會見異思遷，心定下來，老老實實的學一門，這個地位是初信位。從初信這就向菩提心，雖然菩提心沒有現前，可是向著這個方向，沒錯的，一直從初信、二信到十信心滿，菩提心現前。阿羅漢、辟支佛的境界，在十信位裡面只相當於第七信的菩薩、第八信的菩薩，七信菩薩斷見思煩惱，八信菩薩相當於辟支佛的果位，見思習氣也斷了。第九信的菩薩相當於藏教裡面的佛，我們講的藏頭佛，十信就是初住。所以這是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，後面會有詳細的來說明。請看經文：

【顯示正義者。依一心法有二種門。】

像這些地方文字簡單，確實是文少義豐，這都是頂重要的所在。『一心』是根本，世出世法的根本。二門就是底下說的：

【云何為二。一者心真如門。二者心生滅門。】

這兩門是世出世間法的根本，就是世出世間法的所依，依靠這個生起來的。但是這個兩門又是依一心生起的，凡是有依就是因緣所生法，它有依靠、它有依憑。一心無依，無依是真實法，無依才是真正本體。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先透一點消息給諸位，我們八識裡面大家曉得，第六意識的功能最大，攀緣的功能。這第六意識從哪裡來的？從『生滅門』裡面出來的。所以它這個所緣的境界，凡是「生滅門」它統統都能夠緣得到。但是，它緣不到真如，真如既然緣不到，那它更緣不到一心。所以說是離心意識就見到『真如門』，不離心意識總是在生滅門裡面兜圈子。這幾句話就是辨別前面所講的顯義、對治、分別道相，首先『顯示正義』。下面這就依一心

二門來給我們講解了。

【是二種門。皆各總攝一切法。】

這二門先說總攝，『總攝一切法』，是生滅門裡面也能夠攝真如門，真如門裡頭也能夠攝生滅門，為什麼？因為它是一個體所變現的，一心，一心所變現的。實際上什麼回事情？這個事情佛在《楞嚴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覺的時候就叫真如，迷的時候就叫生滅。說『門』這個字用得好，「門」可通，覺可以通迷，迷也可以通覺，所以它是互相相通的。因此，真如門攝一切出世間法，生滅門攝一切世間法。可是這個門是相通的，世出世間法原本不二，這就說之為門。所以也說之為「總攝」，這個總攝就互相的互攝，就有互攝的意思在。因為真如它不但是淨一切淨法之體，它也是染法之體，染淨都離不開它。所以從淨這方面，它含攝出世間法四聖法界，從染的方面來說，它也包括了六凡法界。生滅門裡面雖然是有染淨的差別相，真如門就是染淨的總相，我們可以這樣講法，總相是體。而生滅門裡面是染淨的別相，千差萬別，這些差別相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總者是別之總，別者是總之別，總別不二，所以世間法就通出世間法。

雖然講這是二門，實際上是二而不二，不二而二，這才是大乘法。正如同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佛法是不二法」。如果要是真的真如、生滅是二門，這就不是佛法，為什麼？這裡頭二法。雖然講的二，還是不二，我們一定要曉得這個道理。既然在此地說的不二法門，好，由真如門裡面建立出世間法的時候，就是無量的法門。從生滅門裡面建立的六道依正莊嚴，也是無量之法，這些無量法也是不二法。這就是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」。所以從差別相上講有無量無邊，從理體上講原本是一不是二。這是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良好學習的概念，這

樣才能夠破除一切虛妄的分別執著，不至於錯會了意思。

【此義云何。以是二門不相離故。】

這個解釋，意思是說既然講的二門，正因為二門是從一心所生的，就是從一心生起的。因此，真如不離生滅，生滅未離真如，這樣才說之為「總攝一切法」，總攝就是互攝的意思。而用攝不用生起，這個意思就很深。下面給我們說：

【心真如者。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所謂心性不生不滅。】

法界給諸位說只有『一法界』，所以《華嚴》裡面講一真法界，唯有「一」是真實的。我們說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從一真法界裡面開出來的，是從種種差別因緣上建立的，是不是真的有十？不是的。要講真的是一，講真實的是一，講方便的有十。但是，這個十如果我們是執著定有十，那就錯了，十這個字不是一個確定的數字，這是諸位要曉得的。佛法許多數字它是用來表法的，十代表什麼？代表圓滿。我們這個數目字，從一到十是個圓滿的數字，所以它代表的是圓滿，並不是代表十個數目。佛法用十代表圓滿，有的時候用七也代表圓滿，七是我們中國人講的方位，四方上下這就六了，加上當中這就是七，所以它也是代表一個圓滿。這個圓滿那就是無量無邊，所以它代表一個多，實在講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這裡頭有很深的意思，我們要細心的去體會。

馬鳴菩薩在此地告訴我們這兩門，兩門實在上講，剛才我給諸位講是迷悟，顯示出有這兩門，體都是一心，也可以說動、靜顯示出兩門。諸位要曉得，迷也是動，《起信論》後面會給我們講到，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。一念不覺就是一念妄動，心動，心動了就是無明，不動就是覺。換句話說，動就是生滅，動有生有滅，有生相、有滅相；不動的時候，生滅就沒有了，沒有生滅這個現象。不

動是覺，不動是真如；動是迷，動是不覺，動是生滅。諸位要是曉得這個根本義，你才明白，佛法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它修的是什麼？修的就是不動心。不動心就叫禪定，八萬四千法門就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式，都是修的禪定，佛法儘管多，可是修行的是一樁事情。為什麼要修禪定？雖然本《論》我們還沒有講到深處，從這個地方也應該覺悟了，應該明瞭了，因為不動就親證真如。不但親證真如，那個生滅門裡頭所攝的一切法，你也統統都明瞭了，這個真相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我們要真正講到學問的大根大本，就在這個地方。所以西方修學基本的概念，跟我們東方人不一樣，西方人他著重的是有覺有觀，而我們東方人走的跟他恰恰相反，是要捨覺捨觀，要把它捨盡，這方法不相同。我們求的是真正智慧，絕不是虛妄分別。佛法從禪定上下手，儒家教學也從禪定上下手，如果不從這上下手，我們中國古聖先賢的思想，怎麼會與佛菩薩觀點那麼接近？正是所謂的英雄所見大略相同。他們要不是用一種理論、方式，就很難相同。所以儒家教學，你看從誠意正心做起，誠意正心就是禪定。

而達到誠意正心那個方式，跟佛法裡面教學可以說也是完全一致的，從格物致知。格物，物就是煩惱，物欲，五欲六塵這是物，格是離開，跟佛法裡面講的斷煩惱沒有兩樣。致知是求無分別智，是求的根本智，這樣才能夠達到誠意正心。這個誠意正心的境界，就是我們前面所講十信心滿，圓初住的境界，誠意正心。所以在中國實在講，我們中國的賢人君子是菩薩的境界，中國的聖人也是佛的境界，我們所說的名詞不一樣，他的境界是差不多的。這就是說明，我們修學它有一個重點，有一個正確的方向；不曉得這個重點，迷失了這個方向，那就所謂是盲修瞎練，吃盡了苦頭未必有收穫。如果說有收穫，那還算不錯；怕的是苦頭冤枉吃了，佛法裡面常

講的「無益苦行」，到後來沒有結果，沒有利益，白費了功夫，白吃了苦頭。

從這個地方我們也能體會到一層，就是佛法的依據是一心。一心沒有名也沒有相，我們說一心，這個一不是數目字的一。假如是數目字的一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這個一就是無可奈何的，不得已而強說作一。因此，我們概念裡頭不可以有個一，你念佛，一心不亂了，我心裡還有個一心，那怎麼行？心裡有個一就壞了。六祖說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心裡頭還有個一沒去掉，這個一就變成障礙，這就不是真正的一了。連這個一也沒有，並且那個沒有也沒有，心裡有個沒有，這也不行，沒有也沒有，這是不得已而強名之為一心。我們要明白的就是明白這個道理，要修學的就是修學這個事，要證得就是要證這個事與理確實是一樣的，是如如的，這就叫證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果然是如此，理事如如，事事如如，這就叫做證。

因此，我們讀經、聽經最怕的就是分別執著，佛是一再的囑咐，叫我們離言說相、離文字相、離心緣相；換句話說，不執著言語，不執著文字，也不起一念。要這個樣子的聽，這樣的去讀，與心真如門就相應了，假以相當長久一段時間，必定契入，就是證得。證得每個人的時間長短也不一樣，我們一般講，業障輕的人他的時間短，很快就可以證得。業障重的人比較上慢，要時間長一點，也必定能夠證得，不會說是不能證得的，不會有這個情形。只要你懂得這個理論，真正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，必定是證得的。證得的相，就是證得《華嚴》裡面講的，一真法界，《維摩經》裡面講的不二法門，這是佛知佛見。真如相是什麼？是不生不滅的相，『所謂心性不生不滅』。證得這個境界，我們一般也說無生法忍，念佛迴向偈子裡面常常念到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就是這個境界。這個



境界一般來講，就是圓教初住菩薩的境界，這個念佛法門裡面是理一心不亂的境界，「心性不生不滅」。這幾句話都非常的重要，諸位一定要牢牢的記住，這是一切大乘法的根本。

【一切諸法。唯依妄念而有差別。若離心念。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】

科判裡面是「會妄顯真」，『一切諸法』是說世出世間森羅萬象，這些從哪裡來的？是『依妄念而有差別』。正是永嘉大師在《證道歌》裡面，所謂的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。六趣就是大千，大千就是六趣，夢是什麼？夢想，夢想就是此地的心念、妄念，有妄念就現這個境界，所以這個境界是依妄念而起的。它的體是妄念，諸位想想，那個相還會是真實的嗎？不是真實的。從真如門裡面所起的是真實的，從生滅門裡面所起的都是虛妄的，這是首先我們要認識，我們要辨別的。凡夫所謂迷，是被虛妄的妄相欺騙了，把妄當作真，而對於真他不曉得，他不認識，這個我們叫迷。覺悟的人，他對於這些妄念、妄相，他是一清二楚；換句話說，虛妄的境界欺騙不了他，他不受欺騙，這就是佛菩薩。不受虛妄的妄心、妄相的欺騙，他反過來他能夠主宰這個妄心、妄相，他在這裡面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在虛妄境界裡面得大自在，這是覺悟。

所以覺悟，我們說之為真樂，迷惑了有真苦，縱然有樂，樂還是苦。悟了的人怎麼樣？他有苦，苦也是樂，這個味道不一樣。這幾天我聽說你們聽《地藏經》，地藏菩薩了不起，十法界裡面最苦的是地獄，他還現身到地獄去度眾生，那是什麼？苦就是樂。所以他不墮在苦樂這個境界裡頭，超越苦樂，我們叫真樂。可是我們一般迷惑的人，是墮落在苦樂之中，苦固然是苦，樂也是壞苦，這是迷悟兩種不相同的境界。此地也就說出了一切萬法從哪裡來的，從

什麼地方生起的，原本是沒有的，是依妄念而有差別的，一句話說明了根源。

後面這個一句就是教給我們，在一切境界裡面應當具備的態度。『若離心念，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』，這個裡頭頂重要的就是要離妄念，諸位要記住，離的是妄念，這個心是妄心。離妄念不是說無念，給諸位說，無念還是妄念。有修無想定的，他世出世間一切萬法他都不想，他就保持他的心清淨，什麼都不想，這心裡頭無念，他就修的無念。實際上怎麼樣？他還是有個念，有個無念，所以他是外道。他修成了果報在四禪無想天，什麼時候他這個定力失掉了，他阿賴耶識裡頭那些種子一樣起現行；換句話說，還是六道生死流轉。所以這個功夫真正是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，一點都不能差錯。

妄念是什麼？唯識裡面講的心意識都是妄念，所以，禪家講求的參禪是離心意識參。心意識的相，我們粗說第六意識分別，第七識執著，第八識落印象，我這樣講大家容易懂。要離心意識怎麼樣？我們在一切境界裡頭不分別，就是不用第六識；不執著，不用第七識；不落印象，不用第八識，這叫離心意識。離心意識以後有沒有心？有心，有的是真心，有念是正念。這在八正道裡面講的正念，正念分明，不是妄念，不是無念。這無念是無妄念，不是無正念。那個修無想定的人，他無正念，他想他無妄念，同時他也無正念，所以他是外道。這個正念跟妄念，給諸位說，我們現在正念跟妄念是聯合起作用，合起來起作用。心意識就是生滅心是依真如而起的，沒有真如，哪來的心意識？好比我們坐在這個地方，燈光照了有個影子，影子從哪裡來的？依人身而有的。沒有身，哪來的影子？不會有影子。

這個心意識就是真如、真心的影子，這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

。我們把虛妄的當作真實的，虧就吃在這個地方。學佛為什麼要先把這些理搞清楚？理路不搞清楚，修行怎麼能夠做到是如理如法？就是合理合法，不如理不如法不能成就。所以無論哪個法門，它這個程序都是信解行證，先對於這個建立信心，然後才理解，解以後這才修行。理論、方法都能夠正確的通達了，這個時候才談得上修行。理論跟方法都還沒搞清楚，好比走路一樣，方向也搞不清楚，路也不熟，必定會迷失了道路。我們走路迷失道路，這個事情還小；修行證果要迷失道路，那個麻煩就大了。這就是提出來要我們離妄念，這是大乘法。小乘法裡頭還沒有，小乘法是用心意識修的，所以他不需要離妄念，大乘法要離妄念。請看底下一段：

【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。離言說相。離名字相。離心緣相。畢竟平等。無有變異。不可破壞。唯是一心故名真如。】

這些話都非常要緊，『是故』是指前面所講的這些道理，因為這個緣故。『一切法』，是指世出世間一切法的，也就是指前面，真如門與生滅門總攝的一切法。『從本已來』著重在「本」字，沒有『言說相』，也沒有『名字相』。這個道理在我們中國《老子》第一章裡頭，開頭第一句就說出來了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。「從本已來」沒有名字，所以名字是假名建立，在唯識三性裡面是屬於遍計所執性，徹底的虛妄。我們講依他起，這個虛妄到底還有個依種種條件而生起的，還有個依處。這個名字、言說，實際上沒有依憑的，完全是假的。可是今天多少人為遍計所執的假名，生出無量無邊的事端，這就是不知道諸法的真實相。換句話說，這一切諸法從根本以來，一切的語言文字無法顯說，一切的心思緣慮都達不到，所以才說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

這是你要想得一切法的真實相，一切法真實相，你要從言語、從文字，從你的思惟想像、觀察判斷去求理解，統統做不到，你不

會得到真相的，這個真相就是大乘經裡面常常講的諸法實相，這個一切法的真實相達不到。換句話說，你要以言語文字用這個做工具，用你這個心思，也就是你用的是心意識，用的是八識五十一心所用這個東西，你來認識一切諸法，想探討研究一切諸法的真實相，一樣也達不到，這個問題就大了。這個說法今天一些科學、哲學那都會提出反抗：好，我們都認識錯了，只有你認識是真的。

事實是如此，歐陽大師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講演就提出，「佛法非宗教、非哲學」。非宗教、非哲學就算了，還無關緊要，他把宗教、哲學說得一文不值，所以引起當時學術界的轟動。他老人家說什麼？哲學就是佛法講的見取見，宗教是戒取見，你們想想，這個見思煩惱裡面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，這個佛法統統都要把它丟掉的，他一句話肯定，世間學術，哲學為學術之母，把它的之母否定掉了，一切的學術統統給否定掉了，這是大問題。佛法是大道，所以這個大乘法實在講，是我們中國人也很特別就是了，大乘佛法在印度一直就不能興起來。就是在西域，當時在兩漢時候的安息，就是唐朝的波斯，那都是佛教的聖地，它與印度距離很近，首先傳到它那個地方，以後傳到大月支以及西域，可是大乘佛法都沒有能夠興盛起來，到了中國才興旺起來，在中國確實證得這個境界的人不少。

一直到今天南洋所流行的小乘教，小乘教是不離心意識，與世間一切的宗教、哲學可以等量齊觀，是在同一個境界當中。可是大乘佛法他們就反對，他們就不能承認。大乘佛法要想證得是要離心意識，幾個人能夠離心意識？能夠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肯定這個事實？我們能不能相信？如果不能相信，要多看看《高僧傳》、《居士傳》，我們古代的這些先賢他們證得。這在中國不但說有理論，有修學的方法，還有不少已經修成的人在，都可以給我們做見證的

。如果我們相信、肯定了，依照這個理論方法來修學，給諸位說確實得大利益。你所見到的，你所體會到的、所證得的，正如方先生所講的，你所得到的享受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講給別人聽，人家也不相信，為什麼？他達不到你這個境界，你能夠見到宇宙人生的真實相。

我們常說了生死出三界，這是小事，不是大事，輕而易舉之事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。而證得諸法實相，這才是大事，這個不容易。了生死超越輪迴小乘就能辦到；換句話說，用心意識的人可以辦得到。阿羅漢、辟支佛那都是超越了三界，可是要證得諸法實相就沒那麼簡單了。所以我們曉得這個根本義，佛在一切經典裡面，尤其是大乘了義經典，教給我們離言說相、離文字相、離心緣相受持，這叫受持。你看一切經末後「信受奉行」，那怎麼奉行？就是這個奉行法。這種奉行法諸位要記住，決定不是僅限於在講經講堂之中。我在講堂裡面聽經不著相，我也不著文字相，也不著言語相，也不用心緣相。可是離開了講堂，在一切生活當中，我還是執著言語相，還是執著文字相，還是執著心緣相，這有什麼用處？這沒有用處。一不著是一切都不著，不著是說不執著，並不是說不用它，你的名字張三，我不著名字相，人家叫張三，我聽也裝沒聽到，這世間法就破壞了，那就顛倒了，那就把這個意思全盤錯解了。

我們要用它，不迷在裡面，這個叫不執著。剛才我說過，凡夫是迷在假相裡頭，迷在妄心妄相裡頭，佛菩薩不迷，用不用它？用它，用它而不迷這就得大自在。用它迷在裡面，那裡面就有苦，就有痛苦。譬如說人家罵你一句，你會氣氣好半天，為什麼你會生氣？因為你執著言語相。你在這裡面一覺悟了：這是假相，這個罵我又不痛、又不癢，一陣風就過去了，根本不放在心裡面，你沒有煩惱。結果罵你的人，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受氣，他罵了半天，結果他

自己生氣，你不受氣，這罵人的是冤枉，效果沒有達到。他這一罵你就生氣，他目的達到了，很開心，我一罵氣他半天，他的目的達到了，這就是因為你執著。所以說你了解這個事情，你在這個境界裡怎麼不自在！

所以諸法『畢竟平等』，只要你能夠離言說、離名字、離心緣，就是離心意識，離心意識所用的什麼？用的是真心，用的是真如本性。正如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，我們以見性見一切色，聞性聞一切聲。不是用眼識見一切色，是用見性見一切色，性是真心，眼識跟五俱起意識是妄心。我們用真不用妄就是佛菩薩，用妄不用真就是凡夫。所以你只要用六根的根性，接觸六塵的塵性，不是六塵了，叫六種性，眼見的是色性，見性見的色性；聞性聞的是聲性，不是塵，轉六塵為六性。性是平等的，『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』，識是有變異的，塵是有變壞的。如果我們能夠捨識用根，我們的性是沒有變異的，這六種色聲香味觸法之性也是不可破壞的。這個時候所見的『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』，這個境界就是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一真法界。一切萬法，一一法無不是真，無不是如。像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「諸法如義」，如就是真，這是佛之知見。佛所看的世界是這個樣子，真實相；我們看走了眼，看的是虛妄相。好，下課。